

曹雪芹 著

脂硯齋 評

石頭記

一

周汝昌校訂批點本

滿江出版社



借玉通靈
 為芥辛甚
 心不生
 翰墨



周汝昌校訂批點本 石頭記

一

曹雪芹著 脂硯齋評 清江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石頭記 周汝昌校訂批點本 / 周汝昌校評. — 桂林:
灕江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407-4546-2

I.石… II.周… III.①章回小說—中國—清代②《紅樓夢》研究 IV.I242.4 I207.41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9)第016602號

石頭記 周汝昌校訂批點本

原 著 曹雪芹 脂硯齋
校訂批點 周汝昌
協助整理 周麗苓 周倫玲
封面題字 周汝昌
插圖提供 杜春耕
責任編輯 劉文莉
封面設計 靈動視線·張 瑩
美術編輯 石紹康 陳 群
責任校對 李浩清 秦 靈
特約校對 張 羿
責任監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杜 森
出版發行 灕江出版社
社 址 廣西桂林市安新南區356號
郵 編 541002
發行電話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傳 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郵購熱綫 0773-3896171
電子信箱 ljcs@163.com
網 址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製 山東新華印刷廠臨沂廠
開 本 787×1092 大1/16 彩圖12幅
印 張 82.5
字 數 1000千字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數 1-3000套
書 號 ISBN 978-7-5407-4546-2
定 價 398.00圓

灕江版圖書：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灕江版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可隨時與工廠調換

序 言

這部校訂批點本石頭記自二零零五年起，經過整整三個春秋的艱苦奮鬥，今天終於印行面世，我感到十分欣慰。本書標明『校訂批點本』，共分三大部分，其校訂包括了石頭記小說正文與脂硯齋評語兩部分，批點則是我個人的嘗試撰作。本書將正文、脂評與拙批三大部分連成一體，構成一部石頭記三新版本，提供於讀者以資讀賞玩索。如果說這部三新本是我經歷六十年努力的心力結晶，確是真實不虛，但並不等於是已經做得盡善盡美了，只是表明這是一份來之不易的工作報告和虔誠的獻禮。

全書的正文沿用石頭記會真選定的文字，然又經過逐字逐句重新細加校訂，反復核正達四次之多，解決修正了不少疏誤遺留問題。而脂硯齋評語從未正式伴隨我寫定的普及性讀本披露過，本書匯集各鈔本所有脂評，在文句上作出識辨和梳理，只選擇其中較為可讀的一條或兩條作為代表。批點則是我本人讀紅研紅的心得感悟，這些看法想法一部分是白白，記下來以備日後再加探究，一部分提供給讀者以便交流切磋、匡謬補缺。

書籍有評點本，是中華文化的一個獨創的形式與體裁，具有濃郁的中國特色。評點之產生與中國書冊的格式密切相關，中國漢字書籍一律豎寫，行與行之間留有空隙，而版框的上方也留有相應的空白，這就給讀書者提供了校

石頭記

周汝昌校訂批點

卷一

〇〇二

勘札記和書寫讀書心得感想的地步。在經書典籍上，札記內容當然是嚴肅的，而發展到小說野史上，就形成了一種十分特殊而又有趣味的評點文字。因此，評點者固然也有嚴肅、感慨、沉痛的筆墨，但更多的是輕鬆、愉快乃至談諧調侃的筆調，這就使得讀評者在書籍原文之外同時又獲得了相隨、相伴、相輔、相成之文字享受。

嚴肅的評點者多是自述感受，通俗小說的評點則變為靈活生動，獨白之外又有了對白。例如：他可以與小說作者交流，也可以與書中角色人物對話，這就更為四面機鋒、左右逢源、妙趣橫生。所以通俗小說的讀者札記到了明清時代便發展成為專門的而非偶然的、零碎的評點派文章。如三國、水滸、金瓶等都有了著名的評點專刊本。

曹雪芹的不朽名著紅樓夢也有評點本，紅樓夢本來定名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可見它又與三國、水滸等書不盡相同。石頭記是從一開始傳鈔行世時就帶有脂硯齋的多次評點，而不是後世讀者所加。換言之，脂硯齋的評語是小說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不同於後人的附加物。甚至可以說脂硯齋其人實為曹雪芹的合作者，這是大大不同於明清其他小說評點本的最重要標誌。雪芹、脂硯獨創的這個新體例，為中國小說史增添了異樣色彩光輝。

本書的批點雖與舊時評點不盡相同，但也不能脫離評點文字的基調與風格：評點是零散的、即興的、偶然的、信筆成文的，因此它不是有章法安排的、統統的、全面的、學術論文式的那樣行筆有條有理。正如脂硯說過的：作批是非止一次的，是偶然翻閱、偶有欲言便加數語的。因此，本人所加批點的地位有時先後次序不盡合理，甚至也有重複，這些都請讀者理解、諒解。

如上文所言，評點之所以發生與中國漢字書冊格式密切相關，故本書批語也只能寫在很有限的若干空白地位，其篇幅不能太長，行文也多是簡略粗率。更要者，批語只能利用我們自古相承的所謂文言來表達意見。因為若改用現今流行的「白話」，勢難容納，也是不得已而變通的辦法。然雖以文言稱之，實與古文不同，仍為十分淺顯的傳統文體。

本書校訂石頭記正文的根本目的是尋求雪芹原稿文詞包括書寫方法的本來面貌，這與通常的校訂整理的用意和方法都不盡相同。一般的校訂整理除了改正明顯的錯字訛句以外，總是想要為讀者提供方便，於是就盡量把文字弄得規範化，稍微少見難認的字就會設法避免或改用目今大家所習慣的用法和寫法。這樣的用意雖好卻帶來了難以避免的缺點和弊病。如今大家已然盡知文學藝術最大的魅力在於它的個性和特色，如果校訂一味偏重於按照現行辦法來規範化，那必然就會把石頭記真本原貌的特殊字法句法都拉向了一般化，這個問題值得特別注意。我們的想法是要盡量尊重著書人曹雪芹的文筆和書寫特點，只要不傷害不改變原來的含義，哪怕明知是創稿的筆誤，我們也不主張改正。例如，第二回標題詩首句云：「一局輸贏料未真」，從衆多古鈔本來看，輸贏的「贏」沿用「贏」字，這就表明此「贏」字是雪芹筆下當日的原貌。然而既然「輸贏」是個成詞，那麼「贏」字不管從「女」還是從「貝」，都不會影響雪芹創稿的本意，我們也就不必再把「贏」改作「贏」。又如此詩的第四句：「須向傍觀冷眼人」，這個「傍」，其實在雪芹時代的讀者都會知道，「傍」「旁」帶不帶立人偏旁是不必嚴格區分的，他們都會讀作「旁觀」的，因此我們在

石頭記

周汝昌 校訂批點

卷一

〇〇四

本書中仍然尊重那個「傍」字。諸如此類的例子很多，性質也不盡相同，但如細講羅列太覺繁瑣，只能略舉一二。

我們這樣說這樣做，如果有讀者仍然覺得不能同意接受，那麼我再舉一二經書古例，請您再加思考。例一：論語開頭就說：「學而時習之，不亦乎。」無人不曉這個「說」是「悅」的古寫通用字，所以誰也不會主張再版論語新本就干脆改作「不亦悅乎」。例二：詩經中「鞠有黃華」句，又是同一道理，誰也不會主張必須將它改成今天的「菊有黃花」。再如詩經中的「一葦杭之」句，誰也不會硬行把「杭」字改為「航」字。不必再舉，讀者諒已理解了我們校訂石頭記的體例原則了。總之希望讀者能理解本書的用意及求真的苦心，舉一反三，而不把這些當作失誤，實為幸甚。

在本書校訂的一般體例之外，試舉少數個別特例以供參考：一種是雪芹有意特用特寫的字、詞、句，二百數十年前的書寫習慣或與今日有同有異，如寫黛玉的眉眼，原文作「兩灣似蹙非蹙罥烟眉，一雙似泣非泣含露目」。對有人以為「灣」是誤字，應作「彎」；又，「含露目」不可解，應作「含情目」，如此等等。殊不知，「灣」字在十幾個古鈔本中完全一致，絕非鈔手之誤。蓋雪芹用字另有深意，若用「彎」，不過僅僅表一曲線而已，而用「灣」，兼含眉下是一灣秋水，是故，「灣」字之三點水絕不能省去，此與誤字豈能混為一談。至於「含露目」，乃暗用唐代詩人李賀詩李憑箏篋引，有「昆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之句。黛玉正以芙蓉花為其象徵，其所掣花名籤正是「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東風怨未開」，此皆雪芹之文心匠意，他人不可及。

上文剛剛說到我們的校訂是盡力尊重雪芹原著的真貌，如不可得，也要尋求一個比較最接近真本原貌的文本，

所舉諸例道理已明。可是事情是複雜的，有的筆誤，我們是從其原貌而不加改動；而另外有的筆誤或原係鈔誤，我們又主張應該變通作法，容許酌加改正。這是否自相矛盾呢？從行跡現象上來看，似乎自相矛盾，而從事情的實質來看，則我們仍然是盡力尋求雪芹原著真貌的本意，並無二致。舉一二小例作為說明：一個是開卷不久的七言絕句：「無材可去補蒼天」，凡是紅樓夢的熱心讀者或許早已倒背如流，而我們這個校本卻偏偏定為「無材可與補蒼天」，這就引起了讀者的疑問，並且以為如此輕改鈔本原文是治學態度太不嚴謹。我們心懷歉意，然而又必須加以解釋：從傳統格律詩的嚴格規定來講，一個短短的七言絕句，二十八個字中是不允許有重復的字出現。如今通行本此處的「無材可去」正與同篇的第四句「情誰寄去」緊連，而兩「去」相重，不僅字重，而且都在第四個字上相重，地位又同，這是不應該發生在雪芹筆下的怪異現象。於是我們推斷兩個「去」字必有一誤，初步假設「去」「與」二字的訛混是由其草書形似所致。因為草書的「去」和「與」的橫劃只相差了一小截兒，或許鈔書人誤將草書的「與」認作了「去」。這樣的假設能成立嗎？及至我們從現藏於俄國的那一部石頭記古鈔本中發現，正好有一處是「去」「與」二字互訛的例子（請參看石頭記會真校勘記），這就證明了我們假設的合理性，也堅定了信心，我們纔敢於在本書此處定為「無材可與補蒼天」。與，即參與之義也。其草書作_与，去字草書作_去，此二字形似致鈔者誤認，正和開卷不久石頭自怨自悼，「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的「入選」二字緊密呼應。若作「去」字，即是去不去的問題，已非雪芹用字之本意了。

無論是石頭記之正文還是脂硯之評語，內中雖發生的文字訛錯問題很多，而又多是由於作者手稿書寫和傳世

石頭記

周汝昌 校訂批點

卷一

〇〇六

清鈔過錄間的致誤，但從中可窺見雪芹亦是位書法家，他對真草隸篆無所不能，上文已然舉過因草書字形而鈔誤的例子。又如把「梅」鈔成「樓」，把「訴」鈔成「近」；又如「悲」想「如」二字相混，「如」「為」二字相混等等之例。稍通書法之人或一望可知或略加思索也就恍然，但對書法無緣的評論者就會產生很多不解甚至質疑。今於脂評中也可見到十分有趣的例證：如書中敍到寶玉第一次見到小紅時，因別人不在屋，獨她進來伺候，於此處有一條評語，表示小紅的言詞和表現也有「白寫」之意。這是什麼話？實在難解。遇到這樣的情況，我便改從書法的角度來尋求解答，終於悟到所謂「白寫」者乃「自薦」二字之鈔誤，這全是由於草書的外形相近似而造成的有趣而可笑的訛錯。

雪芹創稿時，口語中若干常用字尚無劃一規範之書寫法，又因其寫作時間先後不一，同一用字卻又出現不同字體或書寫法，如曠、曠，即今之逛；到茶與倒茶；嬖與嫖；狠與很等詞字的同時存在，其例不少。本書宗旨為存雪芹原稿本貌，均不強加統一，蓋歷史之真實不應以目今流行之整理辦法而使其一般化，盡失其原著特點矣。

批點不同於論文，然而也絕非箋註的體例性質，其主要內容總不脫離批點者的一些欣賞和體會，對於原文若干字句、詞語、典故、暗示、比喻等文筆之巧妙而獨特的地方，有時略加疏通講解。在我批點時所感到的困難點總是對於雪芹的筆法用意領會得不够。例如：脂硯所強調的「草蛇灰線、伏脈千里」，這聽起來也能懂得，但領會起來卻不容易。最明顯的是書中很多的詩、詞、曲、酒令、謎語等非散文的文字，讀起來常常是當作講故事時的增加情趣色彩的裝飾而已。久而久之，方悟這些詩、詞、酒令的設置並無一字閒文，更非情節的點綴，處處隱含着對後文的預示伏

筆，這樣的詩詞要批點起來就困難更大了，書冊中是無法容納的。因此在本書中，對於這些詩詞韻語處反而所加批點最少，這都需要另有專著方可。

批點本不同於箋註本，但這並非說批點、箋註絕對無有溝通貫連，也不等於說石頭記不需要箋註，但在本書批點時，不擬多涉箋註的範圍，其原因：一是那將又要增加巨量的篇幅，過於臃腫。二是為石頭記作箋註，其複雜性又超過一般的箋註，掌握起來十分困難。試舉一例，如大荒山，人皆以為是荒唐言而已，實則也有來歷。一是遼東之北部從古即有大荒之稱，見於遼志。有人見過古地圖，在鐵嶺與撫順之間即有一大荒鎮。二是晉代石崇的愛妾綠珠，原籍古越郡，其地即有山，名曰大荒。其地產珠，生美女，多以珠為名。而石頭記中之絳珠，其取名原即是暗與綠珠相為對仗的一個重要標記。因為書中賈家後來由於政局的變化勢敗慘遭禍變，而石崇家之破敗恰亦政局禍變之所致，其愛妾綠珠正是不願為仇家所得，墜樓而亡。這對了解石頭記後來的大結局異常之重要。林黛玉題大觀園詩，已然暗用了石崇金谷園的典故。富察明義在題紅樓夢詩中又特別強調了石頭記與石崇的某種關聯：「青娥紅粉歸何處，慚愧當年石季倫。」請讀者一思，這樣的內容要不要註？若說不要，我們能真讀懂石頭記嗎？若說要，那未必須另有箋註的專書，而這批點本中是無法詳細說明的，這一點務請理解和諒解，並非我有意避繁或以為我沒有理解透徹。

世間曾有脂硯齋其人，曾為石頭記作評點。這在一九二七年胡適先生得到「甲戌本」以前罕有人知。清代雖然也有人見過帶評的鈔本，但「脂硯齋」三字之名始終未現。直至一九四八年在連續獲得胡適先生惠借的「甲戌本」有

石頭記

周汝昌 校訂批點

卷一

〇〇八

正書局戚序大字本』以及陶心如先生惠借的『庚辰照相本』後，我纔從這三個真本的評語中悟到了脂硯齋的真消息。脂硯齋（或簡稱脂硯、脂齋）是個化名，其人本是位女性，從她大量的評語中所流露透露的女性口吻和心態，可以充分看清這一點，而且她與作書人曹雪芹的關係非同一般。雪芹著書未完而逝，她因痛悼而流淚殆盡。她說：『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殆盡。』又說：『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我所以判明他們是夫妻協力合作，亦創作亦評點，合作完成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一書，因此纔敢於說脂評實為石頭記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發表了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一文，自此紅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脂學』方始誕生。既然如此，我在本書又為什麼只對雪芹小說正文加以批點，而不多涉脂評呢？簡單地說，只是因為頭緒太繁內容太富了，在這樣的書裡想要包容全部內容太困難、太擁擠，如果對這部分再加批點就成了床上支床、屋上架屋，太累贅了，此點尚希鑒諒。

數十年來考芹解夢相依相輔、並軌而行，不曾有分離割裂之想。蓋拙見以為，若欲解夢，先須考芹，考芹非夢外之事，解夢即考芹之情。而論者於此或有多有不解，欲將二者割而離之，反疑拙說有時涉及芹脂二人之情事似與小說無關，未免有本末倒置之嫌。又，讀石頭記時有所得，已多散見於各拙著中，今次批點不欲盡數累陳，讀者欲覽全豹，不難隨手檢尋。

記得一九八一年在山東名城濟南舉行紅學研討會時，我首次提出一個建議：自開國以來，大家大多研討石頭

記的思想內容，這是最重要的課題，但在研討其思想性的同時分明還存在一個藝術性的課題，這麼多年來，對於藝術性的研究和認識相對來說是太薄弱了，今後應當加強和補充這方面的缺失。這個建議獲得了與會諸多人士的贊同。同時我還提出曹雪芹最了不起的文才是他筆法之多變、之靈活，我嘗試用兩句話來概括，就是：「多筆一用」和「一筆多用」。這八個字是雪芹著書之藝術手法的最大特點，是他人萬不可及的。這一拙論也獲得了與會者的熱情贊許。其中這個「多筆一用」，實際上牽連着一個用筆之「整」與「散」的問題。如果曹雪芹只會平鋪直敘、簡單刻板，所有文義讀者可以一眼望到底，那麼又何必需要我們的批點再來聒譟。這就可以明白我們作批點的一個方面或層次，就是把雪芹的多筆一用，即分散的寫法，把他許許多多的暗示伏線都聯係起來，前前後後貫穿聯絡，初步看出一條脈絡，我把這姑且叫做「整合」的功夫。

至於「一筆多用」，那就更加難以表達說明。因為很多伏線——所謂「草蛇灰線、伏脈千里」者，卻是分佈於全書的前半部，那後面大量情節的曲折變化尚未為讀者所見，要想評論那前面的「一筆多用」，又怎麼可能呢？也就是說，雪芹和脂硯心裡明白這一奧妙，而我們今日的讀者卻很難像他們那樣胸有成竹，這是一。其次，在前面既然無法批及後面所未見、未知的情節，那麼只能看到後面這纔可以返回來，回顧前面的「伏線千里」的手法。如此一來，一切都明白了之後，又追加許多所謂「一筆多用」的評語，這又有多大意味可言呢？因而拙批既要顧後，又要瞻前，理想中願望中應有個左右逢源、活潑精彩的批點境界，但是這終究是理想是願望，如今自量纔力年齡都已離這太遠了。

石頭記

周汝昌 校訂批點

卷一

010

還有一點更應該說明：此次作批，目已不能見筆，只好口述由女兒協助筆錄整理，這樣的工作方式，不僅增加了辛苦，而其效果卻無法與自己一人運筆寫作、心手相應那樣十分自如的行文方法相比。由於這些困難，我這拙批僅能粗表愚見，能有多少可讀性可供玩味涵詠，那就太覺自愧了。

近年來，在西方文學領域流行的有接受美學，有摳字細讀（Close Reading）的方法論，這二者都和我們古老的評點有了相通交感的脈絡渠道，尤其對石頭記的讀者來說更是如此。Close Reading 的那個 Close，如果翻譯起來，就是緊摳文本，逐字逐句、細細咀嚼消化，這似乎就是我們常常帶有談諧或諷刺意味的那句話：「咬文嚼字」。切莫輕看這四個大字，對於漢字文學，若沒有咬、嚼的功夫，就談不到玩味涵詠，也根本不能有什麼心得體會，那就會把一部空前絕後的石頭記讀成了十分簡單淺顯的所謂婚姻愛情悲劇故事。從這一點來看，我這拙批夠得上 Close Reading 那樣的精神意志嗎？讀者自會有所品評。

石頭記作者自云：「此書大旨談情」，他所謂的「情」是傾注於「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的不幸命運的同情、真情。故石頭記並非索隱派所解之政治小說，然而此千紅萬艷之所以同遭不幸命運者，卻又與政治暗中關聯。試看書中有詩云：「好知運敗金無彩，堪嘆時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粧。」如山之白骨豈皆個別之遭遇，明係政局巨大變故之結果。拙批中於此一義略加提引不能詳述，而其關係並非微小，舉一反三，細心讀者自當觸處豁然貫通。

石頭記一書不是愛情故事，也不是婚姻悲劇，甚至也不是像作者自云的悲歡離合、炎涼世態那一個層面的事情和意義，這部書所包含的中華文化乃至宇宙精華的一層一面，細究起來，其博大精深早已超越了個別人物、個別事件、個別經歷、個別感受的狹隘範圍了。這一點也是近年來若干有識之士開始領悟而不再以為是張皇誇大了。對這些方面，在我今次批點中卻是不想、也無法包容進去的。

石頭記一書之偉大意義究竟何在？論者多以為此乃舊時代、舊社會、舊禮法、舊意識之挽歌。余意：若果如此單一淺顯，又何以為偉，何足謂大？試讀中秋深夜聯句至寒塘冷月之後，妙玉出而勒止前文續延結句，有云：「颯颯朝光透，呆愚曉露屯」；有云：「振林千樹鳥，啼谷一聲猿」；有云：「鐘鳴攏翠寺，雞唱稻香村」等諸多新句，此為全書大局預示，豈是挽歌一義所能限其洪蘊淵思者乎？拙批不多講詩，今只舉此一例，讀者定能曉悟之。

雪芹之石頭記並非挽歌，上文已略論之。其實，雪芹著書之「大旨談情」原即包含真善美三者而總括之言。蓋雪芹之情專指真情、至情，情至極處，即所謂情癡、情種。能以此種真情、至情以待人者，即為至善，而此種至善者即為至美者。是故書中之諸釵群芳皆具有真善美之質素，卻慘遭命運之塗炭、毀滅。請讀芙蓉女兒誄，其中對於塗炭、毀滅真善美之假惡醜以不同於前文之含蓄委婉而變為激烈斥責，痛加撻伐。若明此意便悟，以石頭記為消極虛無挽歌之見解，非雪芹之原旨矣。

雪芹傳世鈔本止於八十回，如「戚序本」第七十八回「芙蓉誄」後並無一字回尾結文；又「楊藏」「夢稿」本亦於

石頭記

周汝昌 校訂批點

卷一 〇一一

此回之末記有「蘭墅閱過」字樣，合證得知：最早鈔本實至七十八回即中止，其第七十九、八十兩回出於另手後補，用以湊成八十整數便於傳售，由此亦可以推知脂評所言「後之三十回」與「百十回大書」等語應解為78加上30等於108回，而108回加以開卷楔子與終卷之「情榜」，即符「百十回」之總計數。

「情榜」似應為十二釵之排名：由正釵、副釵、又副釵三排而拓增為九排，而9乘12仍歸於108之總數。「情榜」以「大旨談情」作呼應作註解，也為全書作結，每一名下附註「情某」等語，如黛玉為「情情」，寶釵為「情時」，晴雯為「情屈」，金釧為「情烈」，鴛鴦為「情冤」，紫鵲為「情慧」，襲人為「情賢」，探春為「情敏」，香菱為「情憐」等等，是其中略可揣知之例。至於芳官，回目中有「斬情歸水月」之詞，純屬芳情被迫斬斷，為庵主老尼騙去作使喚丫頭而已。此為程高偽續所謂「焚稿斷癡情」之憤怒而自絕於情者，二者本質迥異——偽續卷末結束之教示，則謂「大凡世人不獨淫字不可犯，即情字亦不可犯，犯者必無好下場」云云，此正與雪芹作對，力圖貶斥之要害，亦即程高續書之反芹大旨，願讀者詳辨真假，勿為所惑。

雪芹真書七十八回後之情節梗概輪廓，我於一九四九年之燕京學報刊發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一文中初有專論，首次倡立「探佚學」之途徑，以窺雪芹思想藝術之全豹，回首六十年矣。

本書參與校訂的版本有：胡適藏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甲；蒙古王府本石頭記，簡稱蒙；戚慶生序本石頭記，簡稱戚；乾隆己卯四閱評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己；乾隆庚辰四閱評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

庚；楊繼振藏紅樓夢稿本，簡稱楊；原蘇聯列寧格勒藏本，簡稱蘇；舒燁元乾隆己酉序本，簡稱舒；夢覺主人乾隆甲辰序本，簡稱覺；鄭振鐸藏本，簡稱鄭。

本書中，脂硯齋評語以其所在位置不同，共分為行側批、眉批、雙行夾批、回前批、回後批五種，分別以側、雙、眉、回前批、回後批簡稱之；則用「蒙側」、「己雙」、「甲眉」、「戚回前」、「庚回後」等等來表示。

本人在小說正文中的批點，稱「周按」，於每回末有「回後評」，每九回有「總評」，還有「全書八十回後總評」四種形式。

脂硯齋評語全部採用紅色字體，拙批文字一律採用綠色字體。

本書校訂脂硯齋評語時使用的符號有三種：表示鈔本原文顯有訛誤，當作某字為宜時使用（ ）；表示原鈔文句不全，有所脫落，試為補字、僅備參考時使用（ ）；表示此處文字有原非正文的文句竄入，應予刪去時使用 ^ v 。

本書小說正文、脂硯齋評語和拙撰批點，此三部分的標點符號，只採用，：三種形式，用意在於盡量適合二三百年前古典文學名著的版面清爽和行文順暢的風格。

周汝昌 丁亥十月初十

凡

例

〔周按〕此凡例共五條，獨存於甲戌本卷首，其他鈔本俱無此標目，亦無條文。但第五條此書開卷第一回也等文字却割離凡例而混爲第一回正文之開端，此一錯誤形式一直沿襲至今日之普及版本。今將凡例全文補入，仍將舊日混文還歸爲第五條。

（又題紅樓夢旨義）

紅樓夢旨義 是書題名極□□□□□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是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

譬石頭所記之事也。〔周按〕注意，開門見山，大書自譬二字。自譬何義，蓋謂作者自云：我託名爲石頭，石頭即我，石頭所記即我之經歷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點晴矣。如寶玉作夢，夢中有曲，

名曰紅樓夢十二支。此則紅樓夢之點晴。又如賈瑞病，跛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鑿風月寶鑑四字，此則風月寶鑑之點晴。又如道人親眼見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來。此則石頭記之點晴處。然此書又名曰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係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細搜檢去，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個，則又未嘗指明白係某某。極至紅樓夢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釵之薄藉，又有十二支曲可考。〔周按〕以上凡例第一條。據一九四八年所見甲戌原本，點晴均作點晴，簿籍作薄藉。

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兒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着跡于方向也。蓋天子之邦，亦當以中爲尊，特避其東西北四字樣也。此書只是着意于閨中，故叙閨中之事切，略涉於外事者則簡，不得謂其不均也。